



散文

锦灰堆

○ 李又茗

收藏家王世襄先生有本书叫《锦灰堆》，他自谦文章是历年“琐屑芜杂”之作，于我看来，却如精美锦缎的余料，虽不能做大件成衣，但精致考究。我借名家作品的好寓意，记录一组美好、温暖的日常，它们是我生活里的“锦灰堆”，精致而美好。

燕落吉祥

芒种后，老家的门楼下来了对燕子，每天忙着做窝。母亲说：“人家燕子春天做窝，孵出的小燕子都会飞了，这对燕子晚熟。”晚熟有晚熟的好，有时候，晚熟燕子会请来帮手帮忙，也许是筑巢大工来提供技术支持的。燕巢结构有树枝有麦草，就像人类住宅的承重墙和砖瓦面。燕子窝每天进度大约一厘米，搭建一厘米后，无论时间早晚，燕子当天都停工不再干。父母常常在门楼下边喝茶边看燕子筑巢。有一天，哥哥下班回家早，进门时看到早早停工的燕巢说：“这对燕子咋这么懒？这么早就不干了。”正在喝茶的父亲说：“燕子比你懂，它得晾晾干，实落实落，要不窝搭得不结实。”

夏至已到，我家燕子的房子还没竣工。晚上，它们已经能归巢入眠了，半个身子露在巢外，交颈而眠。

哥哥口拙，前几日难得借酒与我闲谈。聊得深了，他说，自从2012年伤后痊愈，诸事不顺，年年春天来家筑窝的燕子也不来了，从去年他工作顺利，不再招惹乱事，今年燕子又来家筑窝了。哥哥又说，从这件事上看，他知道自己行事对这个家的影响，才感觉到，现在他才是家庭顶梁柱，对家庭，他的责任和义务是最大的。他首先要踏实做事，才会转变家庭的风水。

“鸟积善人家”，此话诚然不虚。

甜葡萄

秋初，气温仍居高不下。老家的葡萄开始积累糖分，葡萄皮慢慢透亮，阳光下，能看到果肉纹理。我陪父母在厦子里喝茶。父亲剪了两串葡萄让我尝鲜。第一口酸味稍浓，几粒之后越吃越甜，酸甜滋味正是我喜欢的。饮几盏茶，吃几粒葡萄，听父母说起后院的老狗，前几天几乎不吃饭了，因为它要老死了，不想，这几天又缓过来了。父亲又说，看能淘换只小狗吗，一是和毛毛做几天伴，再是万一毛毛突然走了，有只小狗在身边，心里不会太受不了。



德庆河景区环境优美,风光迷人。(崔广 摄影)

院子里，初秋的阳光透过葡萄架筛到红砖地面上，漏下一地斑驳。一只白头鹤正抓吊在一串泛红的葡萄上，“啾啾”地啄食着。正在说话的父亲突然起身，“嗨”一声挥动双手，把那只白头鹤轰走了。父亲说，白头鹤吃葡萄太不讲究，一粒葡萄上啄几口，换一粒再啄几口，一串葡萄都让它啄坏了，不如喜鹊会吃。喜鹊吃葡萄喜欢整颗拧下来，叼到别处吃完，回来再拧下一颗叼走，和人吃法差不多，咱家平房顶上经常看到喜鹊吃后的葡萄皮和籽，整整齐齐摆成一行，它不糟蹋葡萄。

母亲重听，没听见父亲说什么。她一直在聊患病的乡邻，乡邻身体正逐渐好转，虽然生病，家里却一直干净利落，从没埋汰过，只是那个脾气也随了她的活路，过于急躁爽直，干活不少，人也明事理，就是急躁起来嘴上容易得罪人，劝她也能听进去，下次照旧改不了。

秋光不语

上下班路上，经过一处弯曲的通道，两侧生着几棵构树。某天回家，突然发现路面上投下长长的日影，那是两侧构树枝干交叠的穹顶所作。略想了下，已过立秋，将到处暑。所谓感物知秋即为此吧。说不清原由，我竟弯起嘴角默然笑了。

蒙田说：“这个广大的世界如同一面镜子，我们必须看着这面镜子，从不同的角度认识自

己。”此刻，专注当下，接纳未知。

每年秋天，心境无由地爽朗明快，白日里的天高云淡，秋夜里的星月同辉，诚觉万物皆美，世间一切皆可接受包容。木心说：“诚觉世事皆可原谅，又不知道原谅什么。”此种感觉意会最美，言传便俗，偏其万里。

秋天的夜晚，我经常失眠，此时，近中元节，月亮日渐丰盈明亮，如一少女正逐渐步入年华中最光彩夺目的时刻，却不自知。每晚夜半，月光透过卧室南窗，清晖映到床榻上，有时，光纱洒到地上，总是耀眼的，不事张扬又辉光夺目。每日夜深，静卧床榻，有秋虫鸣唱，感觉即在身侧不远。居于五楼，离地面十几米，不知虫鸣传自何处，秋虫藏身何地，此为一感。

叶圣陶在《没有秋虫的地方》中写道：“到夜呢，明耀的星月和轻微的凉风看守着整夜，在这境界这时间里唯一足以感动心情的就是秋虫的合奏。它们高低宏细疾徐作歌，仿佛经过乐师的精心训练，所以这样地无可批评，踴躍满志。其实它们每一个都是神妙的乐师；众妙毕集，各抒灵趣，哪有不成人间绝响的呢？”每年秋天，秋虫一登台，我便不禁想起叶老这段描写，必要再翻读几遍，仍如往年一样，不能清晰记忆。“灭烛怜光满”，秋夜的失眠是不愿睡去，如果可以，更愿意夜与月光、虫鸣相伴。

随笔

算盘记

○ 张月琴

长流”。

算盘拨动时会发出声响，噼里啪啦的。父亲年轻时曾在供销社工作过一阵子，那时每晚看到他熟练地打着算盘，我都会看得入神，惊叹不已。尤其是他用算盘计算完毕后的清零动作，只需要单手高高扬起，顺势一放，上珠归上，下珠归下，那操作神奇极了！我上小学时跟着他学过这一手，认真真真记了一星期。一星期后展示手法，还得到了一盘焖饼作为奖励。

所以直至今日，我乘法打得也还算熟练，至于加减法，就更是轻松应对了。比如生活中常说的“三下五除二”，这本是一句珠算加法口诀，也不知从何时起成了人们的口头禅，意思是做事干脆利落。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去二，四下五去一，五去五进一，六上一去五进一……这些珠算加法口诀，当年我背得滚瓜烂熟，听起来挺厉害，可在实际生活中用处却不太大。还有一句珠算除法口诀“二一添作五”意思是把一分二写成零点五即可，所以生活中一旦涉及平分，人们就爱说“二一添作五”，显得既简洁又有理有据。

“算盘”里有个“盘”字，按照字面意思推测，它最初或许是圆形的，不然怎么会用“盘”

字来命名呢？2011年8月，我和家人去上海世博园参观，中国馆主厅的大屏幕上展示着一幅动态的《清明上河图》。女儿眼尖，突然伸出小手指向一家药铺，大声喊道：“看，算盘！”果真，在那里的柜台上隐隐约约放着一把算盘。倘若这是真的，那么“宋代算盘已经普及”这件事应该就没什么可争议的了。我也没想到，女儿在幼儿园接触过的珠心算启蒙，竟给她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

我没上过幼儿园，直到小学四年级，学校才开设珠算课，每周一节。每到上珠算课的时候，学生们除了背着书包还要用布袋子装着算盘。马老师是我们的珠算老师，直到现在，我仍记得她讲过的算盘的优点，即：黑是黑，白是白，黑白分明；上是上，下是下，承上启下；里是里，外是外，里外有别；方是方，圆是圆，方正圆融。

实际上，父亲也是我的珠算启蒙老师。记得是一个冬季的夜晚，在煤油灯昏黄的光亮下，父亲吃完烤馒头，下完一盘象棋，就开始教我打算盘。他的大手轻轻覆盖在我的小手上，带着我缓缓拨打算珠。我的小手冰凉，他的大手温暖，那一刻，我的心里升腾起了信心和力

寻梅黛溪河

小寒第三天，寻梅黛溪河。梅亭的腊梅有些已经开败，残败的花萼灰头土脸地贴在枝干上，像被遗弃的，从此一蹶不振的事物；有些，却尚在豆蔻期，一丝明黄将露未露。红梅萼未发，仍然只有黑硬粗砺的枝干。桃树、樱树已萌生米粒大小的小芽，沿河的垂柳亦已鼓出小小的芽苞。冬至以后，各种树木的生机已经勃发于表。河里，成群的黑水鸡游来游去，间或发出几声鸣叫，呼唤不远处的同伴。近岸处，几对花脸鸭正相随着游弋，在水面上划出一圈圈波纹，向着水中仍旧干枯的苇丛漾开来。薄冰缩在背阴处的河面上，阳光下的河面闪着活泼的微光，透着勃然的生命气息。事物中，已能看到春天正在赶来的影子。

夕阳正缓缓降到树梢，再洒向远处的山尖，西天被染成大片枯黄。随后，黄昏一点点降临，此刻，我的漫步像是一场早有预谋的赴约，与夕阳、晚霞，和此时漫过全身的暮色相约。

时间，在暮色中缓缓流逝。哦，时间！刘亮程的《本巴》把空间距离用时间来表述，我正读到赫兰即将出生，目前仍保有初读时的惊艳：在十二岁的清晨，美人阿盖被江格尔隔着十三年的距离拉住了手，摔跤手萨布尔在二十三岁想起一桩往事，掉转身跑回童年，把小时赢过他的伙伴摔倒，扔出去七年远；洪谷举刀的手离老牧羊人有七十四九年远……那么，黛溪河畔那轮落山的夕阳离我有几年远呢？或者，我离河面那群黑水鸡是一年还是三年？

掉转身往回跑，我更想跑进把朋友走丢的那一年，告诉他，我们都要学习好好说话，语言出现就是为了更顺畅的沟通，而不是用来加深矛盾的；我想掉头跑十二年的距离，跑回哥哥摔伤的那一年，提醒他行动要小心，不要觉得身体好就大大咧咧、毛毛糙糙；更想跑进父母突然衰老的那一年，跑回那一年，我便能把父母留在壮年吗？突然发现，顺着时间之线跑回去，我仍然只能无能为力地旁观着，看时间残忍地把父母推进老年。

此刻，暮色在时间中愈来愈厚。河面上，黑水鸡的身影越来越模糊，有些已藏进水面中央那片苇丛里，偶尔传出几声低语，像休憩前的谈心。

量，于是暗下决心，一定要学会打算盘，把计算题算准做对，不辜负父亲对我的期望。父亲还有一项厉害的本领，他能左手打算盘，右手记账，还能边打边记。当年我看着他这一手操作，只觉得眼花缭乱，心想自己肯定学不会，便打了退堂鼓。有句俗语说得好：“算盘一响，黄金万两。”由此可见，我们可不能小觑这小小的七珠算盘。据记载，它是世界上最早的计算器。那天，教美术的琳琳老师在办公室谈到宋代的领先之处，比如宋朝的美学被视为人类审美的巅峰，其色泽之美令人惊艳。其实，除了活字印刷术、指南针、火药，我国早在北宋时期就发明了算盘。直到十三世纪，算盘才被马可波罗传至欧洲，随后又流传到日本、朝鲜等国家，极大地推动了这些国家计算技术的发展。

我还记得刚参加工作那年，在车镇（现名车王镇）农村信用社的服务窗口大家用算盘噼里啪啦结算的场景，“上一珠当五，下一珠当一，是为五一十”是大家常挂在嘴边的话，意思是不管是银行职员，还是其他行业的人，做人做事都要光明磊落，“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依然适用于当下，更适用于未来。

光亮

○ 刘玉梅

的更加规整，灯下往往穿行着更多的外来人，他们渐渐成了这个城市的精英。于当地人而言，他们有着某一方面精深研究和出众的能力，才在这里有了一席之地。他们开始出入高端购物场所与高档小区，还热望着独一栋的大别墅。他们的能力和欲望就像这里的路灯一样纷纷、明亮。对那些行色匆匆眉目昏暗、总在最早和最晚在它底下穿行而过的疲惫的人们，它的无动于衷里有时会藏着不动声色的悲悯。它们不是空了的心，天上的星星因为闪烁而有了表情，它们就一直那么亮着。它们与众多的霓虹一起，华宇烁烁，忘记了黑夜本来的颜色。它们见过太多荣华，海一样宽天一般高，那荣华，是比光亮还要光亮一万余倍的，轻而易举就能遮住人们的眼睛。它们又见过人们的千难万难，是这城市瞳仁上覆着的睫毛，一闪过，便要滚出泪花来。广闻生淡漠，多识必凛然。它们随时随地都能够演绎一场盛大的悲悯，它们却只将这悲悯锁在深不见底的心海，把浊浪排空生压成暗流涌动，预备在“解甲归田、人去茶凉”的时候用来解读“百川入海、返璞归真”。

随着那些下了夜班的骑行者七弯八绕，你会发现敞亮的城市深处都有一些幽暗的胡同。这里的光和声是有些碎的。这里路两旁扶桐的树冠能在空中相交，路灯往往藏在树冠里，幽幽暗暗，照着一些类似“张记火锅”“老三麻辣烫”的店铺，“精品内衣店”透着邻村小媳妇的模样儿。这里也藏着一些小城常见的品牌宾馆，只是它们在最宽阔的路面街弯，来到这胡

同里不免藏头匿脚，小气了很多。爬山虎在某一面墙上攀爬到二楼窗口，往里窥探着什么。这里有许多秘密，借着微弱的光亮，映照出不一样的人生。

这里寓居着数不清的外来人员，但更多的还是一些本地市民。他们门前檐下的日子都有着仔细和用心的迹象，在这仔细的表面之下，有着一股坚忍，这坚忍不是用来对付外面的大风大浪，而是为了过好平常日子的细水长流，鼓起的瓷碗做了补救处理后的裂痕是这坚忍，辅导孩子作业无奈崩溃的训斥是这坚忍，哪家窗里飘出的炖汤或煎药的气味也是这坚忍……这坚忍是密密匝匝的格子楼逼仄出的达观，是没有教义却受众最多的一种生活的信念。这里走过的男人头上或者有一种浓烈的脑油的气味，女人渐渐有些不求甚解常常用一场蒙昧的眼泪来缓解困境，安抚心灵。这里尤其藏着人间最多的不得哭不得语的私房话，这和任何人群聚居的地方一样，四处都是真实的生活和自我的满足，是生活的“旧箱底”，是城市的“真实性情”。这里的路灯每天受着这些洗礼，就有了和这里的人一样的心态、智慧和信仰，它们被树冠盖着，被烟火气蒙蔽，早已练就了一颗能从尘埃里开出花来的“平常心”。

太古里、平安里、宽厚里、优乐里、幸福里……每个城市都有一些这样的商业步行街，是日常夜晚人们消遣娱乐的好去处，也是当之无愧的购物场所，不是国贸贵和那类大商超的大牌云集，而是居家过日子的人们更愿意来溜达

一下的地方，也是俊男靓女的聚集地，甚至是人流如潮的网红打卡地。这里汇聚了各色小吃，也有供人排解情绪的酒吧歌厅；这里的天空被薄雾弯曲狭窄，是十分彻底的遥远和灰蓝；这里的路灯光短浅不明所以，也许它们会觉得人生真是一个矛盾，竟然搞不懂“热闹”与“孤独”其实也是一对同义词。而公园、小区广场的路灯就难以这样洒脱了，人在时有多热闹，离开后就有多冷清，而时间长了，它们似乎也习惯了，倒不如说是适应了。

路灯处处有，光亮温暖依然在。凡路灯处皆有人行，过去的人们把路灯“拿”在手里，火把、手电筒就是最古老的路灯的雏形，那时的“路灯”随人而行。少时读到“要做一棵树，站成永恒。没有悲欣的姿势，一半在尘土里安详，一半在大风里飞扬；一半洒落荫凉，一半沐浴阳光”，觉得生来能做一棵树真好；后来却深味了树的悲哀，它不能四处活动，是被缚住了手脚的。一盏路灯就是一棵树，今日人们把它种在土里，它只能在一处止，只在暗夜里展开树冠，阅读别人的故事，结一身自己的痴，兀自熄灭又悄然明亮，行与止，便在它身上化而为一，同为一场奔赴，一个抵达。

路灯何在，在彼路上；路灯何耀，莹莹之光；灯光何载，曾盛喜颜；亮光何见，匆匆奔忙；微光何悯，暖人心肠。路灯啊路灯，你可记得“身向榆关那畔行”的身影？你可想到下背负，赶一场远山月明？你是我们小时候村外的“萤火虫”，此时此刻，温暖如初，明亮依旧。

诗歌

与故乡和解

(组诗)

○ 孟令新

与故乡和解

“你有十年未还乡了
人生有多少个十年可以熬”
二哥说这话的时候
眼睛里含着泪水
我并非草木，如果是草木
就顺从于风吧，那该多好啊
风一遍又一遍地
吹拂着抚摸着鲁北大地

远和近都值得向往
爱和恨也可以放下
父母在，尚可有来处
父母离去，只剩归途
这些并非空穴来风
不再一提起炊烟，就想到
故乡；不再一想到故乡
就那么万分不舍
在一场大雪的寒夜里
能打捞出多少虚无的悲伤
我试着学会包容
包容世间的新生与亡故

落日很美，沉寂于鲁北大平原
落进伊丰山。之后
暮色苍茫，之后，晚风冰凉
再之后，是寂寞
或者是更加辽阔的星空
我只好把“故乡”二字
写在纸上，假装
故乡就在眼前，父母尚未离开

吉祥帖

在公园里安静地坐着
看时光从身上流过，仿佛
去年的蝴蝶还在去年的花枝上
扑扇着翅膀。而如今
它们去了哪里，今年
还来不来，我什么都不知道

太阳照着我们
谁都不说话，只是深情地
望着彼此，我们在等
等待着春天来临
等着春天说：“早安，人间”

旧时光

春天即将炸裂自身
在一片暮色中纷纷扬扬
比解剖一只麻雀还要难
比在五谷杂粮中
认识“生活”的重要性还难
比一朵春花执意要开在山崖上，还难
时间炸裂，让失去的悲
可以再次找回重生的喜

站在山顶上，听风
听风中那些春的炸裂声
噼里啪啦的声音
像极了旧时光的破碎声
我分明听见
岁月轻声“喊疼”

祭祖

春风催开了繁花
繁花扮靓生活
生活充满了阳光
阳光普照大地
大地复苏了万物
也复苏了尘封已久的记忆
关于来处，关于离别

新春快乐

我确信，梅花盛开是有声音的
屋内推杯换盏，故乡的灯
对曾经温暖并非一无所知
大哥说，瑞雪兆丰年
二哥也说下雪预示好年景
四弟望着窗外不作声
三百公里外的青岛
我在一张纸上描述“团圆”
用好主词副词名词形容词
按照次序排列好主语谓语宾语

太阳，像生活弹出的玻璃球
“弹起”也是有声音的
十梅庵的梅花开了吗
爱人问我，我笑着点点头
此时的灯光略带香甜，我确信
春天的脚步已经走进了房间